



默齋先生真蹟
 甲辰雜記
 後學 田原綱藏

特別
 □13
 3855



此一卷者默齋先生之甲辰雜記也。當年先生親執筆所記之真蹟也。則其手澤之所存固可知也耳。實可謂貴重之珍品也。然而此書余友田原兄之為所珍重秘藏矣。曩日兄自加脩理裝飾以示余懇請題一言。余無似不顧固陋拙劣。

妄敢應其請以塞責云爾

墨痕高潔

天真爛熳

脫却塵俗

露出肺肝

羽飛鱗躍

虎踞龍蟠

氣象快活

千艱萬難

洒々落落

神采可觀

書元心畫

妙見筆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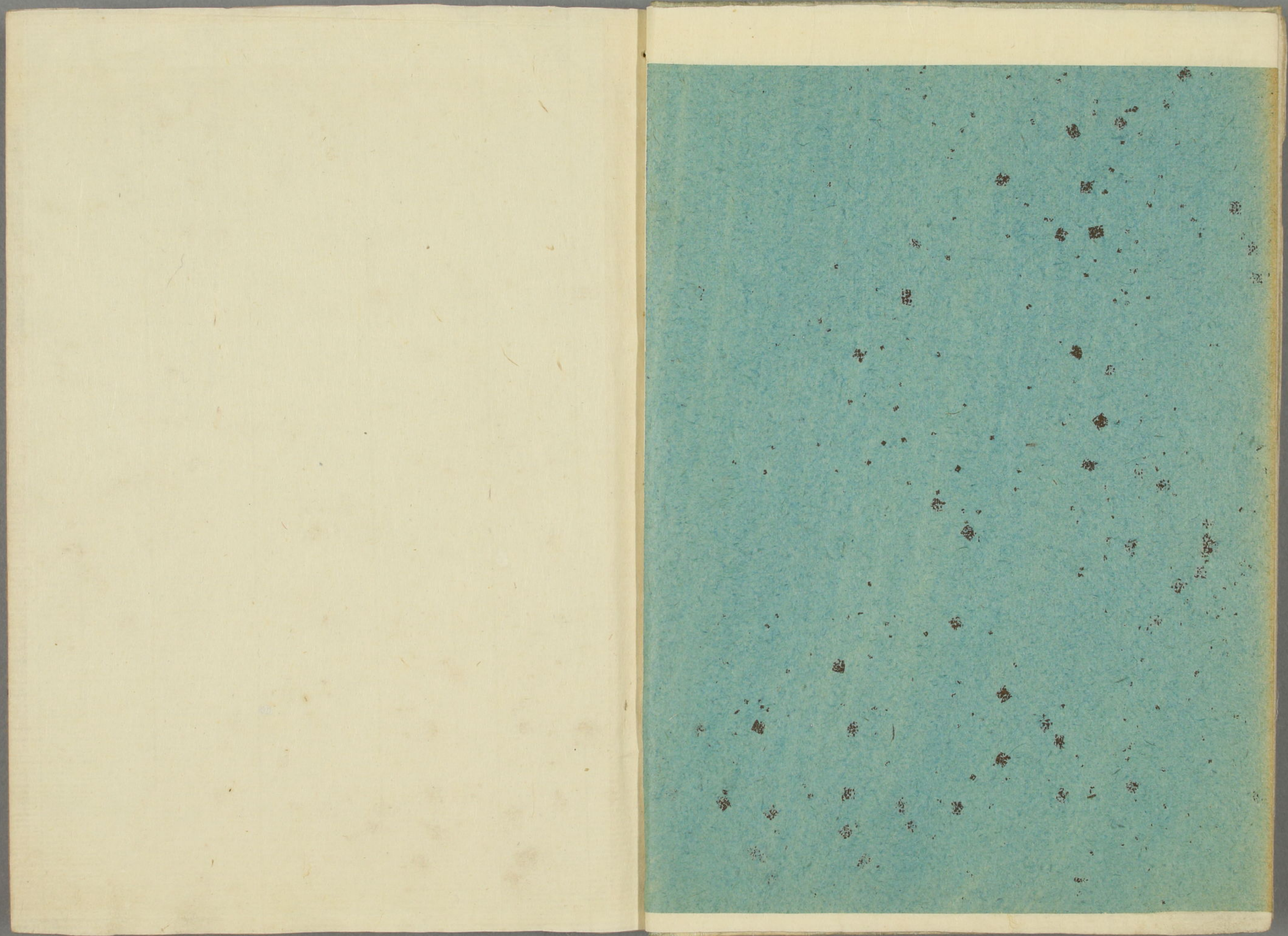
明治壬寅晚夏

後學石井一素謹題

甲辰雜記

石井一素

十二歲



田

雜記

甲辰

增正信

豫讓志不遂終為襄子所殺而不失其為復讐

子房 錄推

然亦學者志至賢亦如此故周子曰及則賢不及則亦不

失於今之名鞭策錄開卷後復說道學學者不慨然奮發

哉

○知有兩義

詳程書抄畧○此義最有力豈啻

道體之看哉誠能體認功夫過半未放心

不須注解

見答李叔文書

克己別無巧法

見周舜答

右三項至易至簡而最大事最難事

○物自有所當止之處乃事理當然之極知之則潔靜精微即无妄也既无妄不可有致往

○立志立吾志於彼立志立吾心於此立志以聖為標的立心以心為嚴師

○求仁得仁是乃朝聞道極致心廣體胖西銘意在此夫子與点之意不外於此非有外求朱子曰隨生隨死皆有所知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見答社仁仲書世言大小快活即真活潑地

○渙然不逆於心一知便了妙契神會自別者可貴而不可學要會疑

○人欲非性詳答何叔京書先君子曰賊來做主人濱見錄載一條

○本心昭之自明而就本心之外作用是即欺妄人我

○答日原以道

承復端書家門福壽吾子佳勝至祝至祝信賤迹如故日安山林殘憊之軀幸得小康去年以來嚴立課程朝誦經語既逾一歲無虛日稍覺正賢意旨滄暢曾次從前口耳膚淺全無益於已慚愧歎悔而已餘無足道者吾果令人論性書字句精到不見紕漏處非潛心於伊洛之書何以至此為慰深矣独其所答

不知何人推重似頗過甚但亦豪邁二字固可稱中人而
學聖賢亦可施初學輩然今日以豪邁之資為聖賢之學
則其所對待正開齋以下訂約諸人足以副之餘人非所
敢當也蓋吾子一時信手下文學固不細論而可者
然此數字信所嘗寓意期待故因書略言之大抵豪邁
之人多不守謙志從事斯學而耐煩持久始終以此為業
者則又謹意衰吾不足有為古今通患也信舊編先達貴
事所以慨然於此也乃以豪邁之資為聖賢之學所望豈輕
哉他人高下不關吾事文字當否無妨已業吾子因此

自激昂脫然學諸先達所為無以從宜矣業無以新舊其
志致勉勵省察以慰隱人致望之意焉來喻及信文稿
談錄日成堆此亦居常劄記中所開者如在都下時拘儒常
態至死依舊每愧子善明快不立文字的見於去秋有感
著一齋子題曰吾學紀年書微意於其末恐開爭端不敢
出餘有文會筆錄論道精義或問考少少有資於初學俟再
訂寄去又找四書或問得五百餘條草本既成此間無
善書者唯恭節之文素負烏石楷法然以此非老人所宜
不以此煩渠豪強好事曾不敢獻即託之慶周歲功夫

慷慨許諾

簡數不重大界行將依在藤子排板殆應拾好此編
未造時固無所關似玩物既編今而誦之乃又不可無也
各三四書或問抄畧有章跋序述編集之意跋微示所見林效聖加批略
分三卷也然實則不稱續近思遺意知我罪我兩所不敢
辭口分以此語人將來更較正頓乃上梓自不害然最
可恨若未成溢先朝露吾子與姬路學者不可不幹當之
幸姪病狀久置座外忽讀來書一喜一驚如起九
原肉朽骨然而漸想家之恐暫愈也不日復矣難遂
諒來旨更憤耳

答性編書留之慰林下之意若無別本更且告後便

納還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怵惕此真心何暇及內文
於其父母但少間焉乃漸內文要善惡善的意出孟
子下字最奇巧言令色賊仁信然是平生常談今日偶感深

矣輒執筆錄之

○大學定靜安後有慮一次近思錄教此後有警
戒一篇聖賢之學深重如此慮格致中之事至此審一審更加精詳故以備存養
之中至此省
一省保其終

○知止能得一設接變三綱領擡起平八條目中

立節始亦小綱領耳有次序而無功夫自如此○知止以前有格致

格致積累真知至善之所在謂之知止故章句或問以物格知至屬知止然知止亦自有首尾淺深如吾人始得文字之書讀之初間先知至善云者為標準有所謂如射者之欲正鵠者乃畧知所向程子所謂知至至之意是學者初入知止之首而淺者耳其尾而深者即物格知至之謂也

○夫子作春秋其用心唯類益得之矣程子得

之以著春秋傳序朱子得之以編綱目之書豈

一事一義之謂

○初學者講究在正思錄合十四篇都致知之事及

自用功夫体認承當乃始有各目功夫漸次心身氣味自別色

○寬平正大者或失於未精范純整峻嚴格者或

苦於未暢呂與叔通遠奇偉者或有過高之病謝上醜

藉敷腴者或有柔緩之失游定夫清和靡密者又未

免牽合上文離之意楊龜山

右去歲讀論語或問疏其下者而欲學者孰玩

程明諸子文字自認得此品題之所當故不敢收之

筆記中今而又慮其不能孰玩認得而終不會

朱子所品題尤通快遂書以此初學云類語十八

自溫公至五季七代各
出名号之例見啓卷第五

○子路事君則有欺罔之氣侍師則有濼瀦之象以至人為迂以讀書為教見粗鄙於鼓瑟之屬卜無識於浮海之喜愠見之不知德兼人之終身誦以此數病而不能苟巧言令色以飾外也故問人問子路仁歟是知巧言令色之賊仁而剛毅朴訥之近仁聖人開示抑揚之親切矣

○因讀書有言以不覺失笑謂靜觀叔氏之所

為死似日中開戶何其能超有無之有

○從世儒所學以堯舜孔子作法則假之把持天下只是法則也故可假之可假者非己之有猶可用武人俗吏可為堯舜孔子之事豈立其然而

○此恭節手帖

恭節近日讀書頗成模樣不堪珍玩慰慰自今勉之做功夫將來可望昨夜所論夫子濼瀦立言之意當當年山崎佐藤師弟所舉亦就語類攬起與濼說之論而各有所見然其亦有言意之

餘論而非正解乃今講圖解者不必分疏異后而
可也誠能認得非離不雜四字則所謂易有大極與
無極而太極不為其多之思過半矣蓋雖謂之不離
而非認氣為理雖謂之不雜而非懸空在之具
周子既妙而朱子又取妙至如滾說其擡起亦就語
類而說亦通反語類而說亦通何則無極而太極
全是理亦是似擡起朱子以孔子為擡起者就有易
字而言擡起太極於易中耳
有大極○之謂也乃亦是似滾說要之橫者豈
省成安乎成山領此謂之見道休然依舊口是一太極

非他物此蓋吾儒寶藏堯舜事業自此出太哉
易也圖說至矣朱解尺矣製藏錄空闕依傍意
推之恐實山二字但不記得自中有太極文字在
兩院開之詩天公即太極也而然其認氣之靈
作弄為珍若早瞥見吾所謂太極者則不安
乎無父子知不安乎無夫婦知又豈猖狂悖人
哉豈復禮曲豐干哉所發言表公使君臣父子無
輕重之論亦佳然父子君臣親義理雖一而天合
人合亦不可無分殊於其間使蓋有見於此云

爾然舜不告而娶殆是同於放伐焉放伐之與不
告而娶雖如有大小之不同而至變而得宜則一
也乃父子君臣定理不可易而足泣而從三諫而去
其仁渾然而其心我察然出自然非人為者亦可
見矣是乃無輕重中之權度耳由與尚留宗家請
以此為告去歲而會非以與聽重不傾倒此實
難說破再想即時與三三子方圍棋二尊亦在
顧此間棋容為倡之則與與二尊和之後三老
時親表中而合君德彷彿孫吳七哥方殆非前日之阿

蒙亦事老養志之一事張而不弛文武不為疲修
之暇以此為歡亦不妨俗節以煩老者不敢納畫研
幸致意上巳日

去則非君臣者義也為舊君有服仁也此如更

識取

○天理猶醇酒也人情者只溫酒耳

○存養之存存其心之存存即其常惺之常

須由有問天壤易知

哉人心即人欲
蓋慮之也切

人情而反天理
是豈人之情

無所

○無知見而談道，則過高而味少矣。無誠意而驗心術，則助長而外馳矣。

○明道云：非是要字好，只是字猶言吾宗古亦。漢以來不知知

○堯舜禪受湯武放伐，孔子作春秋，孟子勸王道於時君，其揆一也。故程子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又曰：知易者有莫如孟子，知春秋者有莫如孟子。聖人之心，大賢之言，豈童觀淺識之可得哉？
○孟子之心，欲堯舜其君，欲其民為堯舜之民，以

此觀時君，故皆以為迂遠濶事情。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足以識孟子之心也。

○答日原以道

魯春手帖見真報答前書，鄉既作書二月，初吉專人投武三羽許，不知知魯柝門之地，達滯何如此想，羽病懶不親事，家人勿心忘令，然也。但即又疑吾子履跡亦濶於心，家也。衰晚希他人可語者，吾子時慰問而可也。時務鞅若手而然，那抑往復無益，那昔年先

君子之於友部亦非二无恭遜厚礼叙舊德
終身不衰此雖其一事足以觀道德之醇矣
末俗涉薄而日就偷吾人須深省之如何如何具
原氏大疑錄吾子所議當矣大抵俗儒渾厚子之
徒無實具其牽制文字者其形象似聖人言聖學
言語溫謹而志氣倨傲者多有之其病拘於氣
質之偏不觀於道理之全自司馬公疑孟子
疑孟子所以不至鳩巢詆問齊齋達未子之學
通孔子之道是也朱子合論益為深詳註二書並行不

相優劣是所以百代聖學宗者其見在道而
不在德熟否也如司馬遷尊夫子為世家叙孟
子於諸氏之列豈不知道也不知孟子與諸子同視
其尊夫子亦豈快足於聖人之心為典 留守希齋其語佳
後世王謚俗見同無異於斯道者爾 不知出何書中彼尚氣門下若有伎倆的只如種
呼其並俗諺親語雖有益童蒙豈吾黨道
學者之作哉至村社中幼學階亦然朱子與
東萊兄弟數書及呂氏後友矯其弊之意
今日甚切同志之間吾子以為如何

笑

鄙見備前書故不復報若索此氏婢僕不
得乃更煩來書原稿在目錄中當留茶館
們一寫出高文留一本還內

○大聖谷固有老人見訪芳屋即賦贈之
相識三十年久敬如一日風錄謙玉風自歲
於高疾壯志千里念暮齡更勿失珍重
道義文勉勸意尤密

○繫辭傳言造化以及易言易以及造化中庸言天
地以及聖人言聖人以及天地其理一也

○退藏於密聖人於易至之程子以此說中庸

是尤妙知藏無迹亦
於是之謙取

○易變易也聖人於繫辭傳屢言通字

○乾卦之蟲不可負亦是衰世之意豈伏羲之時
思慮得哉天下又無不可知之事矣

○齊家之体全在心術近思錄家道篇第五倫
所以指示心術之要也

○小学所載之語又叔之近思錄者學者更識取
而可也如孀婦不可娶條小学則孀婦不可再嫁不可

之條

娶婦是禮也且之義也如此而已潔靜精微也至
近思錄則大學之事此理所當然所以然至善之
極致即太極之本然耳

○端午後二日為大原生講家道篇有感餓死事
極小何其峻絕也不可知醫何其周遍也勿陷人於
惡何其謹嚴也用二乳食三子何其至仁也此數
者皆伊川肺腑流出自然檢押乃知聖人之具指
顧事成者從此治体治法政事揜着出來天機
意飛魚躍者道統之傳於其乎可見矣回首以

之所為則

視政談經濟錄其設心不知二帝三王之道德以法
把持僕律小乘為武人俗吏之地巧烈之卑也不待

言矣 俗人以儒者為迂遠 但練大 草率 戲 程 朱 其 心 一 也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

無用

○道學於當世似長物矣是所以為至善極致
也

○堯舜禪受湯武放伐實觀會通以行典禮者
權即經也聖人作用莫非易與中庸

○恭節問與君一夜話愈於十年讀也此語

消息此一後語

○老子稱朴其說心慈而其事巧矣故其道為兵家者

流之用聖人謂剛毅朴訥近仁一剛字都無邪佞之家

彼以柔為道其心先非也尚齋先生云本邦談道不棄

於聖人之道且認此意講取而可也大

○孟子雖英氣鋒芒雄兵馳聘而正大流行有實

博之氣其說聖賢之實業雖有理致精切而都無和

照之象所以一變致李斯之邪最李成物哉卿輩

之存也信嘗笑或人兵物氏之學言深之謬要之

依司馬遷之引導以成就荀卿之學者也近日

讀荀子二三策自信信論之信然矣世有以物

氏為造新奇成一家者疑不讀荀子者也被學

非先王之道荀卿也被言非古文明人也

○今復日兼誦繫辭傳中庸通書三者不

啻微妙出一原至文字亦如一家偉哉聖賢的

的旨訣

○涉獵左國史漢實心索害涵泳耳然而延
乎愛左氏傳別是一色亦奇哉

○憂古禮不行今日者安民之具而在上人之志也在
已則不然勿徒憂禮之不行當務致已誠乃可耳父
母喪三年今也五十日為暇期為服暇雖甚短自
有執喪之儀期則獨不參神社而已如此則可憂
矣然在下之人徒憂之復何補故當務致已
誠乃除服之服不哭之哭從政執事祇役征遠心
則如在初沒憂心喪之所以為心喪也彼虛文之

徒不務致已誠欲歸咎於禮之不行其心既非也中庸
云篤恭而天下平朱子解之言不顯其敬也不顯
二字心喪之義我爾如尊長強之少食可也是因非
幸其強而食之也又非陽為食出而吐之也此如自
有嫌於心者其心喪面目也

○伊川易傳不解繫辭傳繫辭傳全從卜筮
說出不必十分說道理也伊川易出於孔子與孔子異
是蓋所以不及孔子也本義我全說卜筮無及之道
理存其中矣程傳叩兩端本義蘊蓄甚深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易云君子之道鮮矣中庸云道之不行吾知之是聖賢與異端之異分也故云百身一陰一陽之謂道故云天易不言有無

○荀子語誠以誠為別物說堯舜精一則以一為精中之事事不分別以誠為別物以精一為同物自是以往至漢儒不知學有大小之分大之對小而以音泰爾大學既所見不精到者耳

○英氣似猫捕鼠孔子穆容每徐遲大宰素議孟子又議程子英氣宜事之心言足以見不知

聖賢之可尊而投俗之心也失議孟不若對聖德性嚴心辨也贊其英

氣徒愛其家際之才而急於事功爾

○批或人評二人此事以家滿奇異之資隱下位者可也以和順寬緩之性在官途者不可也此不可不分別不可無抑揚子比而同以誤失

勿以己之質近以者輕論其蒼混義理和私欲遷就道字定規也

○近日若林玄朔寄詩來詩中思信意甚懇到未及成酬而

詩至最不堪痛惜渠初書論心一書即時批答後讀宋書等印要渠論全南軒而予之公合偶

合朱子然予因文字九得之渠稍有公規心地一段上
地音也此似不可及矣

○陽明對竹言如此亦復無益也就父子窮格孝慈
是大學之教也陽明對竹猶言孰視父子而未必孝

慈也是乃巧黠机

○曰后稷教民稼穡曰為器以刺天下刺莫大

乎聖人而論孟以樊遲許行為小人人間有

古今可見矣唯亦固己言曰易窮則變

則通則久黃帝堯舜聖衣也衣而天下治

此理自然矣故祈禱卜筮聖人皆所設而朱

子以為至夫子一以理決之論語或又仁之字列聖

相傳而朱子以為至夫子說親切知王山講者

夫子愈堯舜之尊身功至哉大哉中自已有達者

亦此意也似也

○問學問之端緒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訓門本分

謂文義躬行之正脉路也推求之自男唯女愈酒

掃志對至窮理性堯舜之事業孔孟之學問

皆本分之事故云本分之外一毫無加矣天下何思

何意言

不思慮本
分之外也

○驕自驕者自吞天下之理如未嘗有驕而吞者
然然聖人言驕且吞故朱子言驕吞相因是亦陰陽
互藏之家聖賢之言無所遁其情矣

○才以下

○子夏洒掃心對章集註程子五條雖空揮
子夏之言而迥然出字子夏言意表直說破以
唐) 魯突子遊之過笑集註最後結語全為渾水
般柴之意而不飛焉

○禮樂生忠孝之美田忠孝作禮樂之嘉

穀

○自暴自棄有二病朱子小學題辭曰安暴棄謂
非暴則棄也然暴棄相因亦猶驕吞相因

○若林玄朔墓表

天明四年五月十六日吾友玄朔若林君沒同志
須原敬之以書訃求識其墓信結文日久義不
可辭輒按其際曰君諱弘篤姓若林氏父晚涼
母石原氏以元文庚申生江戶為人簡平疏通寡
默有裁斷與人接情實懇到色笑和順然未嘗

有阿諛逢迎之意家素貧而其用財無曾鄙
吝之態笑幼及見吾文師迂齋剛齋二先生既
而受教幸田君誠之又從信而遊講習之間每
欲得頓門而入求頓法而用寄心清光境身高蹈物
外頗有奇想信以道義之交即不敢許可以先
賢定規切磋君虛懷以納無所忤理情六入密
信近移居南然爾後書疏相繼詰難俱見其進
矣未幾感疾而不起嗚呼君雖道未及致精微
而亦可謂能超然會大旨者也平生議論易良詞

可句

可句

氣清朗能動人意嘗有言曰德業當致遠大
生計安小成而可也奇哉言也亦可以興貪懦矣
又足以卜其識趣之高也葬江戶小石川蓮花寺
境內實成院書飯田氏生男一女二皆釋君宗
世仕越之新矣田侯近以宗承天絕特蒙侯命
令男續其後至是君沒矣君祠歸祔宗家云
友人稻葉信撰

○克己之要在討驕吝二凶追逃逐此殞命絕
嗣不遺餘力乃稍体仁之意思

○答日原以道

鬼神之說甚好甚好白石公論著信亦嘗覽焉雖未有所
究明而該博明備也但其識初不見伊川南軒之正而却
外擬朱子之入焉蓋子產裁折之亞流而陳氏詳講之
所羽翼其恐亦不無也其推費隱之理感通之物超然
會大傍中膏上者始能解之故曰非始學者之所能
會也三羽遷原即彼土宏濶幽閑可瞻喬木可植
蕪草飛鳥以領日暮固數十丈間足以尋勝比之
舊居閑熟又如何真養老之樂地可謂天幸

也前月魯西學者致去荆計敬為歎為之廢寢
食先君子壯歲去出淵守行痛慟過度信亦假
于此矣此人社中小養菴可惜可惜信今日所望
同學者在溝瀆則自有久然淵別已久未審其趣
意向背之所在宋郎分析精微不以其意智誠不
真家聲者也而絕音問既四年未聞平安之狀況於
○進香其心哉唯今信之所屬自跋望者吾子此姬路
二三北車而已高須奇人初絕俗情最難得矣請
吾子與諸公勸勸慰幽居之懷此外無可道者又

聞某二士情好不合殆絕交牆外目不見之里前
耳不聞之然信既知之去年之初矣乎適見于遠心
微善事端信之前知幾動於彼今讀來旨果然然
未知所以耳渠素負義氣每扼腕切齒於人喜家也然
恐少和煦之象而多忿戾之意斯道高大日月長
久不必費精神激昂而可也况世間人事多變學步
有盛衰唯古人之安義利之分各自反自省責
更無別法若相逢以此見告梅雨宿疾少痊親
製數劑服之今始平匿後都不迎醫人多自治

火燥

多疾而通醫善講心宅蓋日成趣芭蕉長丈許
又植宮城野荻今爛爛爛近日蟬聲如鼓雙耳使
東萊居之恐稍厭之目前恨宜繫不能一來相會但得
独酌自適昨來餘得微租錢酷醇酒二斗以充
避暑者計貯之瓶中題曰楊朱湯取諸為我不
此俗物的敗人意為也猶介依舊付一笑
○貧苦在前而我對之念孔顏樂知人不知我而我
特念無悶不尤人之語如此則實學者也可謂不失
令名矣

誠為

○古今詆以者自有其路脉大高坂詆聞聲先

生以荀卿詆思孟也朱子云荀子多踐履

○陸師如佐藤子門人不吸烟草日蓬宗徒誦經濁

喉亦是陸隆之意

○變母是常態老人死可惜然不可死若不死是無常

者耳叔氏本怖死生却以叔派為教乃諺所謂不堪寒

持納涼者故終又作弄愛惜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誠上雖曰聖人之本然全是叔誠非叔聖人故朱解

誠即所謂太極也誠下全是叔聖人故朱解即所謂太

極者也者字可見朱子用文字精細如此

○嘉謂亟令人尋逐云云恐朱子不若此之斤斤斤斤

也按文集曰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

贈此詩幾作子相扶作扶行藉瘦作短筇還竟

作相值杖作步兒童必文作人爭者從前作朋

來

右壘加公羽真筆無異謾者也天明貳壬寅歲

久米順利敬書

右友人新空田佐藤尚義家藏也公將於先賢

墨蹟每謹夫信亦記于此

○有本然克去氣憤人欲之偏蔽復平本然之功
夫也有本領戒謹恐懼慎獨体平本領之功夫
也其實不相遠也

○夫子答問人問仁自克復敬如也至難言詞愛又執事
雖有精粗淺深之別而皆已心之功夫非與他人相
對在事独事大夫之賢者及士之仁者是由人以做工
夫在故程子曰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如持學篤志切
問近思仁在其中矣亦然學志問思初非為仁在功

敬
恭
信
誠

觀過說
與本古義
別一說

夫然為之乃仁在其中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
仁矣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鄉原亂德賊仁
矣吁有味哉固無內外彼此之別矣其他惡不仁者其
為仁矣觀過斯

知仁美
亦此意

○假令往古來今未曾有之怪異現出知者不曾
驚為意况於傳記所載口碑所傳哉如雷莫年
歲不事死事人事不必恐怪事吾頂上乃立死矣
不可不懼也而終是不必動心者何也屹然道義特立
形骸外未悉泯滅也故得養良則至大至剛塞乎

五

天地之間矣

○僧之孝其親也如杓鑿不相合也黃蘗首其
母一休戲人妻其心如聖人於惡人如華子
公山氏破邪之情

可見一休妻其以明
夫婦之大綱

○可者僅可而未及之辭但事親如曾子者可也此
可字即本力外不加一毫者也無咎者補過之意但
文之口傳無咎皆謂盛德猶言何處之有也

○以儒事君者說書教授其官守也君嘉納與否
言責之任也二者儒官之職也然則以儒事君者難

充祿士之責也

不得其職則去
不得其言則去

○文學新疏甚有益於學者矣醫療手引草最
有補於醫人矣何必為高遠虛大之說驚為人哉

○雖至微物閑細事莫不有理也然且閑之不必
窮格者非無理矣非先務也

○為事一從先王之法談學子專執先賢之說而都
無精彩者何也不純其心也

○講書教群子弟者教官之職也得英才教育
之賢者在下者之樂也苟非得英才則難教育

豈復樂之有哉何必驅鴛才汲、屑、提耳
之為

○教不倦聖人之心也。漬不告教學之法也。

○予總角伊璠幸琢齒過古希以茶鳴嘗時
移居先君子宅邊然未相通問一時令人致意
於先君云書老矣不能學唯一言示中庸之義
昨夜夢一人執贄謁予云僕教坊金春家之
舞工願隙中膏未必已矣之說不遠千里而至予
欲忘之而覺今朝切思之此事予嘗有實問者

蓋寡而以一執一術然却火者古今多愛此說
說然則學者牽制於文字之徒大際不及彼藝
精妙者因記之

非他人之所能預也

○臨象人不必以氣質變化之說而可也。是亦以人

治人之意與文學或問去人欲誠意事變氣質正心

以上之事類子克復則合氣質人欲之偏蔽直克

下故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通書師章則

○氣質之偏人欲之蔽有二物然欲寡之氣自好

但英雄問出之人有欲寡而偏益甚者不可不知也

○以如不以足備敬言戒者為敬戒且敬戒之所

以敬言戒也
或問敬器敬戒部
直取不心載而可查語
晚節難保須自敬言策

勿必虛論從前涵養良之熟否而晦目前親切之督

責也因言如老人無父而有子者不必稱申生之

恭須省己之身幾乎歎公之亂否且謂之親切督

責也

○濂溪究禪安谷延平頹然若一田夫野老裏

許允出二程朱子頹下王靜之意道學之源也

俗儒所能窺哉

○微顏子殆聖人之蘊不可見周子延平之與二

程朱子亦然然顏子短命未至聖人二程朱子

則青藍寡水者也

○管仲不知聖賢之道故其用狹而不能堯舜其

君矣不能克己復禮為仁故其量淺而不知三歸反

坵之非礼矣用狹者其本也謂其本由不知大學也

量淺者其驗也謂其功遂安早近也四書或問批

○未有如伊尹之本何復聖敬日躋之驗之有但

就管仲而
言可也

○自夏商周而後，子弟習驕，者淫佚，破產，喪家，者視之，即黨，所謂，息人者，在其，不親戚，則大抵，似無憂者也。然學問上之取舍，則不然。以聖人大中，至正之心，欲得狂狷而教之，以一元氣無跡之象，曰：過吾門而不入，而吾不憾者，其唯鄉愿也。其亦明，快哉！佐藤子講學之方，先君子終身攷心，以其，方曉喻學者者，親切者，明備其半，一部韞藏錄，中足以為四子流思錄之階梯也。通視同志間教，人者，渾厚和平，謹禮法，守產業，取足於謹，意。

不為惡，不為刑之域，為成就夫德之與者，以過門，不入而不憾者，為門風。投俗自利，以欲為人師，識趣，卑陋，可不思哉！無學之徒，輕視吾學，污名殆煩，先，君子，是亦可不思哉。

○原運菴大言，器人然病家，不患其大言，而，迎之，痛苦之切，身如此。

○神學者，以儒書為羽翼，雖知了，而有害其，心也。儒者，假神學，欲明君臣之義者，不知君臣之，義也。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歎時之。

不知易道幹母之宜不可負之象

○夫子去齊去魯見緩急學者該佛論神之

檢押

○君子知天命然聞人之訃或哀悼至不安寢食

常人不知天命然而聞人之死多漠然為常事

不必痛君子小人每相反如此知命則一故哀深

不知命則多欲而自後故外人

○閔子在汶之上章取謝氏大承之說於集註鄉

原德之賊章收蘇氏之語於或問其他子華使

孟子

齊乃可以取章矣龜山之論者共見各章或朋朱

子抑揚權變可知皆見予

○文王處經武王行權其心一也一醫也昨日溫

平之藥今日施酒醴之劑皆道也抑此事文王

一人之身而初晚行父子之事人誰為異論哉抑

其初也至德晚也即難保乎以己之心而聖人

豈不知聖人

○古之好名者不愛財今之好名者有於財利之

得也不復好名矣

○答日原以道

來書綫、讀之終不其信、意合即為作書、并之時、亦即持其所奉、答吾子手帖、實信、問之簡、當明白、足以死、故不復贅之、抑又有說、吾儒論事、當以論孟、學、庸、為定規、心、此、理、合、身、其、事、一、以為、万、世、名、教、吾、當、如、此、人、當、如、此、從、此、則、我、違、此、則、不、義、上、下、四、方、均、平、的、實、具、不、可、易、而、為、儒、者、定、論、也、矣、故、朱、子、叙、秘、旨、古、篇、曰、舜、為、法、於、天、下、河、傳、後、世、自、此、以、往、群、聖、賢、聖、教、於、後、世、者、人、當、如、此

而不可易之法也、是以董生正明義道之訓、蓋軒先生有所為而後為之、戒皆學善行法、俟命反經的、旨、訣、外、之、則、非、所、稱、於、大、方、君、子、之、明、也、自遷史一列、游、俠、刺、客、傳、雖、香、德、雅、儒、狗、一、時、感、激、意、氣、不、就、道、義、純、精、者、實、之、乃、以、無、星、之、秤、無寸之尺、欲、量、確、古、今、扶、植、名、教、故、以、四、十、二、士、為、復、鮮、言、緊、無、見、乎、道、義、純、精、者、耳、如、一、衛、士、過、差、不暇、論、其、志、可、憐、義、氣、壯、烈、與、猶、亦、出、忿、怨、否、都、非、所、稱、於、大、方、君、子、之、明、也、何、則、孔、孟、決、不、為、之、程

行
朱決不行之孔孟程朱所不為所不行則學者
所以不稱也屈原憤懣不堪自投於江事過矣
然殺身而已未嘗刺人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
人以天地之心為心乃有生理而無殺心故
無殺人之理有生理無殺心也而其可殺者刑
也刑者上一人之所為而非下之所能為孟子曰
為士師可以殺人謂吏奉上行刑吏非殺之
上之人奉刑上之人非殺之故刑者天
地秋殺之道非人之所能為也且道大原所以

出於天而天之心在於生物其殺之者特殺害
生物者以刑不敢以刑假人之乃天道至仁滿
腹子長惻隱之心人之不可殺者如此故夫子
殺少正卯刑之也非吾得而殺之故非刑而殺之
者非人道故君子之所為以喪心斷之非天也
聖賢好仁惡不仁之正憂世愛民之深挺大節
忠誠感激動天地感鬼神不一而足然未嘗安
一人有殺人者道義之正也常人陷溺利祿之
間貪得患失畏辟不吐氣乃感觀渠之舉

殆足以有自耻誠然奇亦可也有一言一行須質天
 地鬼神無疑以傳百世豈其雷同世俗淺知之贊
 揚立論哉况復列國藩中恐不以此無害國賊民
 之人吾子亦世祿故家苟主張其論則生其心
 害其事乃可殺之人殺之人亦因以興起且
 率天下教殺道豈其然哉夫字以格致為始
 中庸云言欲行行欲言君子何不造之期是
 乃立大本行達道所以見異物而不動者即
 不顧其外之數也此非淺述之語宜致思又

所贊與在野民書屹然一文字也但聖人於乾
 卦曰龍德而賢以舜中之至如孔明臥龍恐過
 當然以孔明之時論之亦不為過唯事之不
 成有害神龍之用非如此君子猶人每有過甚
 者雖愈吾儕倖傲輕視人之之薄而言語失
 倫品甚深過每字者所當詳之但信也拘
 論之殆亦以文字之意非耶又焉吾子
 近來多與第二著之又往復所論十分是
 尚亦甚許多功夫始復駁之於入文辭者流

之場蓋親炙幸以吾之所研究朱子成書源
流諸先達餘論會言意之表踐道德之實
而契信政功之意邪吾道日孤須致思
焉

本書有任以海說如江統紀大要不出於上
之人刑罪人下之以復其警此外無殺入
之即也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是其本分正面的若
反論之則惡人為惡事皆於隱僻處為之開藏

不示人自知為惡事也亦足以稱證其性善矣

雖曰言必稱惡人亦可也

○俗人之所為十分合道理者須贊性善也不必
譽俗人而可也

○人有天地之子也雖娼婦不必無負信也如論四
十六士不必論其心如何而可也當論其難為復能言

○有是君有是臣而後可了荀子云明主好要
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前漢龔遂請宣帝云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
從事有感而錄之

○十哲除冉求宰我為以人曾子續其道
有子答其德原憲學空且參若曾子漆
彫聞見大意外之則封人請見伯玉使使哉
此數省論諸大眼方子張執德不弘一稟
足以贖其他宰我冉求恐禪以解嘲
此一條輕評聖門不思憚之甚無所遁罪
然道學日狃吾黨學者識趣每卑陋不

知所本者多矣因不得已矣此等之口云

○朱子云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總做一事關
地關過了事又只休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
多閑說又云開國之初一時人材公履踈理會不得當
時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多秀才說
話牽制他語類百信謂今日吾黨學者拘執禮文
牽制文字者多不免之

○主性而言謂萬物之靈主教而言謂不教近
禽獸合之君子薄亦在其中也

○維持綱紀治休無如父子之親如列國諸侯移
封自幽谷入喬木者亦人、有憂思遠墳墓也
如農家子弟出仕自意鄙入都會亦人、憶鄉
土離親戚也人心自然治休根本故云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間

○元中書令耶律楚材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
一事不若減一事善哉言也不帝嘗經濟於終
已讀書之法皆無不然老後尤切思之養生之術亦其在
○性道教同出于天理自然而無為矣口天中

之性全在彼而道以下又由已故曰非道弘人此如

說則以謂於道之教然戒懼品節却道中分數

寓

○古者言難盡信不可不審也莊子寄言佛氏
虛誕却易弁左傳君子家語孔子不可不審也

左氏取俗見充君子家語時以老莊之意為孔子之言

○人以堯舜為不可企及如天堯桀紂為不
可作微如異域是則不知天理人欲敬肆之分
每失一步之間也邢和叔從程子曰三點檢後
叛程子云人斬程做千段吾不救夫如此

程子

一伊川也一和寂也天理人欲之間可懼可懼

○恭惟千載心是理者與佛心別

○聖人與大極一然與大極異知則以有形也有理

則有氣有氣則有形故聖人有道與大極鼓萬物

不與聖人同愛聖人有愛只其愛也不與俗人

同趣仲尼其太極乎

○欲會吟風弄月與忘之意則於定性書識

取是乃實事邵子自然迹之然大同而小異

○男子不絕婦人之手舊嘗謂匹夫匹婦何必然

且第二着之事今而思之此知理甚活苟不如

此則不可謂見道分明

○好字不倦好礼不變及老毛期稱道而不乱此十

五字見聖人圍之射昨朝偶讀之今朝別有感

執筆博秋

○修己之道治惡全善而已其用功雖萬端在損

益二方矣如質美者不必變化柔質唯品節之

而可也譬諸貨殖者不啻功夫的則不特不殖合

子本都失之夫子與狂狷亦然就其質而開導

之以至中行者終在己之力但克己從偏如克無
巧法氣質變化在涵養以熟後若一旦急遽欲
變其偏當而無功一舉節下

○李綱言人若真剛信謂豈特人主哉學者最
然十分既剛而漸次以柔濟之心至盛德但有可
意者身經此事故齒年衰頹不覺投鄉意以不
為己身為變化氣質成就道德其証已欺人又
如何身剛變為柔小人盜名之者不可不思如吾
輩溫厚和柔衣字者當極力激日印十分為

順

剛彊之人無幾全志節較明風矣

○俚俗往來叙慶吊之儀謂之沐順我此辭甚佳
無誠意非類無差等非我凡各教云有差如

○吾人不啻不知學問為己至撰美之方亦不知為

己也如豪飲之多方亦或有不自找出者又如
乘房人之由或激怒或周羅尤可笑

○雖曰致知如條理然終身窮竟不離此事此知

力行活矣自有宋聖聖吾當諸
老至死唯為此事

○學問之要歸于心術一善而已益辟高之子

天下之民不歸益伯夷逃其國遂餓死其為賢
為仁者亦曰不死心而已是心術之專也故曰負
無怨難矣

○學德未曾進而酒日厚日新此功驗或中屈
或腫滿不可謂之未曾豫戒而如此克己最難
克己最難

○觀古人之所為雖事至微末自有常止不
做循俗遷移古人儀風多如此

如先君子贖人歸鄉多
進者前必買不忍酒停
所製衣買綉鞋十餘必於論坊三井店筆必於日本橋橋福用三節中成
亦直恒之一事因錄

○言周德至德而武王伐紂言不必信欲
都取甲兵而圍之不克行不必果以速天地不
特質鬼神無疑故語天下之能載語小
天下中德破唯義之所在無声子與太
極立矣

○凡稱夷狄禽獸之道者皆可憐之意非可惡之
詞也由不學不知故也如佐藤一時言市人多其性善之
外及尚翁登木曾道具馬僕素朴乃曰不教近
禽獸皆先哲研幾顯微之妙語不可輕異議者而

此意周流都鄙經歷事故後始覺其言信然痛
快耳

○真宗朝李沆為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
之且以為細事何煩上聽沆曰人主少事不使知四方艱難
血氣方剛不留意声色則土木禱祠之事作矣吾先不及真
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後王欽若丁謂等所為封泰山崇奉天書乃
歎云李文靖真聖人也又寇準與丁謂善嘗以丁之
才薦於沆屢美惡不用沆云如此人才則才矣顧可
使之在人上乎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丁謂與

寇準相軋遂逐準準至是始伏沆之識

右截節言行錄記之見幾之明如此誠天性近聖賢
者也此之吾儕志聖人之學而無明識每懷悔文者
豈萬哉有感而書

○予少壯驕盈曾不及省嘗有絕句杯酒已出塵宇
~~後~~來靜思不知是知實大壘矣吾人堅止大言慢人在
意思方始聖賢之書稍微肺肝

○紂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此一言紂所以亡也然自
太極言之則固有定分矣李泌云君相不可定

學者亦然孟子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之言万世學規也

○予在客旅以嚴厲多失隨隨之歡因思無益

之較事之戒懷懷為林林林之善善心接接務簡簡和昨

夜偶讀張詠之事至飛飛則事事崖崖則絕物又有感此雖

固非道德純熟之意而與以利害易其心以圓軟利

其身者正天淵予予於是是乎聊自表

○古人人言行當玩索不可戲玩

○與恭節四文字

八字打開

非謂要放開不如此則難以謂達如骨肉者無思
之於莊謹恪不得親體體

○與恭遠四文字

一刀兩斷

非謂要輕斷不如此則難以謂明長村里查查思

之沈重滯滯不得象願

○論押堀少年十二字

嚴峻道學規不做為俗儒所移

非謂要寡聞固陋幼學須知要約如可以立基

地如平野明蚤見伊川實初學用功峻規也

○慰柳橋老人十二字

神會言意表不做為文字所拘

非謂要立文字先後須知涵養知可以有樂

地如李初平晚遇滄溪實晚學真悟妙却也

○席上待酒戲題性急

女奴銜容儀沽酒遲緩步不預山花事

此生如朝露

○論正統乃後來事天心聖心本欲與賢故一聽

明睿智天必命之官天下者是也然此事中賢

之所能當故聖人又以嚴正統為務所以防篡

弑於未然也是春秋之義也其論極執則正統

而賢明天聖之最所願也故堯舜父子之衰湯

武君臣之次故啓與成康天聖極執之本願

也後來以干戈定天下無若後漢光武明太祖

一以正統誅賊一以中國攘夷至其才德亦二帝相類

可尚可尚

○對菊園飲

推乃重出離外園荒菊婉、不損佳色秀
獨酌逐香日吞

○怨怒本不相遠剛者怒柔者怨怒用和
之劑然施消導之方醫治心術之藥也

○佐藤子學論語六言六蔽之類曰家語六言
格調類家語之語意也

○喜言善者死字者打飯亦至費力是雖勝
稱萬歲同是為心術之害

○宋卒曰殘人於本逆詐特明吾終身不為

也信謂是尤切反省此四病本出於一蔽可思可

思如宋公可謂賢相也

○十三夜賞菊

月好月、看月明何夜非更愛九月月

白菊映月翻

一羊十二月對菊一月月月雖同是月月勝

月月看月月

月下志氣清何必待客來自有菊蕊露
落英入酒杯

○明明德於天下人各親其親明德之君然後不杜親

其親明德之民是乃新民之業○不獨者言也獨自親之而已與人之共之之意乃絜矩之功

驗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大學之道西銘之意皆

為人君止於仁稱政曰仁政陳同之所不能

王陽明之所不解

○韓子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司馬溫公首

疑孟子是其所以無嫌也其尚楊雄帝賦魏

字韓子見解

○學者奔走訪四方儒者講論古今多矣固欲求

益也然大抵欲與己同以為羽翼者十七八皆由

無意見也吾只嘗言即心即佛此意近來見者

希矣叢林中亦無之畢竟今日自他俱無入

○合兩峯手暖氣忽生非自外來欲仁斯仁至矣

○左氏傳似在官相博飲相安聖經博飲自

奴卒為之

○風俗美惡此時漸化無都鄙大同故於是稱清

沃然所尚於田野者自有古來淳朴素風存故

比之都會市井之人頗近看子然今日田間野人

不必諄朴者見豪家之所為為之所化也村中
有豪氏則四方商工及非類雜處之徒莫不
往來故居民不覺其易素風多荒志不啻見豪
家財多耳宋吳育先豪猾云去其為害者
而已近來覺此意信然

○真知利害之實則自尚道理故霸者假仁義

○明太祖尊仙佛識固未寂然然亦疑或有深識
遠慮淵却英雄欺人知

○宋韓琦云凡事有心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又論

溫公與呂晦叔曰才偏規模小茲知魏公坦然出諸
人上故伊川先生云公是間氣

○張方平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曰老臣且
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信讀之大有感學者任道老
當益益當謝上書云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
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是吾儒
走後報前賢要切也

○自有雪月風花之樂吾友未有樂於此何
復會孔顏之樂矣

愛官身愛錢謂之富夫
好開講席好著書事業謂

之俗

○有攸徃反吉如宋英宗即位之初有疑疾不臨朝光獻
曹太后垂簾秉聽政英宗總康復韓琦請太后早復政亟
令儀鸞司撤簾后未轉御屏尚見其衣近思錄
葉解引張東之此三思之事可見

○甲文字須有倫斬德二字成湯自言之字近思
葉解以此字謂唐太宗鹿聚之事大失倫叙

○礼書非達識者則不能斟酌受用信一時因事
輕詆誣疏之說友人以信為汰哉不知聖人制礼

者本不如後儒喜生事也司馬溫公尤好礼不喜
親者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其卓
見迥絕如此

○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葉解恐非也天子建國
封諸子為諸侯有國無疆為諸侯大夫諸子為大夫
大夫中立宗不敢宗如葉解二句一事而尤無義謂
諸侯謂之奪宗

○樂字本此對之事故曰樂主矣散在外疏
食飲水第單瓢陋菴本外面與之相對自有樂
意乃其樂不預外事自存之意論其善者

則朋自遠方來得英才教育之即此疏食飲
水簞瓢陋巷以此外相對其樂自可卜
此意人恐不會假令會得也不說得
○不曰改其心而曰不改其樂者就此外做
頭在言之聖賢得位也順也不得位也逆也
○顏樂朱說盡笑語類初一条他下于復事
此一句似粗甚精因言今日道中水出滯留逆
館此時此事非可樂在事然知之如平首乃
不改其樂知耳此有識量在之人自了之

於耳之着取則顏樂殆庶幾乎体認之以

三条為大

○觀大賢所為各不同而均主道理明道先生
薦橫渠伊川正執公不用榮公皆是也

○說仁字或愛或動或感或生意或發動皆於當
面体認說去說來終歸愛之理心之德之本則而已
仁道大所護廣孔孟言仁地頭充茂然依舊出不
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如上蔡有見仁之生意遂流
轉以實為仁終失其本則乃非仁面目故曰知實

乃智之事

○言語亦出氣質張子曰中辭無差然後斷事無
差信少壯持偏論矯激尤甚為有弊或不至不異前時之言
語出氣質不變化氣質言語由何平正哉少壯時
排人講真觀政要曰先斬大宗者去後講之乃不以
廢言又詞人家親死即日葬者曰天堂獄遠矣唯今
父蘇地下苦痛不可道須平生納一劍於寺院待檀
師刺頸葬乃安諸儒并火葬不林亦曰早葬與蘇地
下不如林火地上如此議論假公當理皆激矣非君子

詞氣近來痛反省有時不覺發激論直不能
教喻人也但早葬甚可傷請先輩筆記不緊切禁
之何哉舊見村士行藏詳密於此一義則似即
日葬亦無害是蓋以棺槨松脂之工固不可言成
故以為勢身經日時殊不知歲制月積之久即時葬
亦辨了孝子慈孫從彼說而葬後日誦予說辛丑
為親墓作豈不寒心哉可謂慮不及之也因柳橋

老人來話記之

○愚者有與邪人異其心本無惡然為邪人所

使為愚乃無不為害故君子於愚之固雖愛於
之然亦不得不痛懲之

○博讀古今之書旁達經濟之務然不啻選字

上旨訣則難謂之學宜哉謂温公無學之言

也由以讀書為學此事哉漢唐絕學亦不為

絕學皆不知道學旨訣也詩人謂宋無詩矣此意却為真具

○樂道何非哉聖人樂天即樂道也故曰伊尹居

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祖孔顏所樂直指曰

樂道則豈用子今之尋文謂哉故朱子曰不精

概

切者持道來為一樂事以唐文大負宴即與

小兒念概炎背不出声一般

○可使由者小學之教不可使知者大學之道

○薛子策目今日學者何必執筆一對言

然讀之者須構對意於心中而可也正為有

益矣有時執筆三四對言亦最有益也宜聞音齋先生刻以傳

學者也因言屈子天問其意如虛矣如策目則其事尤為學者實務也

○朱子註天問用六答字此法尤活例屈原

本在問朱子就問字云肅亦在答

○世有一種嚴師云者有後生親炙之者則不事授經習業而使之給使令事管家務以為是亦學也又有一種子弟每見先生長者親勞事役四体不曾代其勞以為是所以輕捷老身之方也此皆少有理矣然古者民蓋不如此末世益偽亦并其之一事耳

○好勝者人常情雖賢哲非痛懲之不堪其好勝之心也世之為家長者不特知訓子弟之道更習弈棋投好勝之心不特投好勝

之心又設賭錢以美良成嗜利之心矣好名者人之常情雖明達非洞窻之則不堪其好名之心也世之為師家者不特倡道不以子之狂更教詩文以投好名之心不特投好名之心又期仰食以養成求祿之心矣內既無家訓外又無師道不具一人物也

○秋氏喜說不生不滅不知生滅中最妙根理而生者浩然無窮

○秋氏認不生不滅云者作弄愛重不知此理

貫生滅非別有不生不滅也言有無諸子之

陋也朱子緊各劇無寂滅無所遁其情也

○異端之見皆有懸空在時處老佛不相遠

不知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之妙也

○不怨天不尤人行藏用舍隨氣充滿孔顏

之樂不可觀

○凡單各者初而添字者後也欲初自有獄人

視而懼者也因其所見欲敬焉所不見故誣造地

獄之說事物皆然添字者都出於後未有海棠

細字

後見秋州花似之乃各秋海棠其他各物不可枚

舉書曰學其盤夫子曰志于學皆單各也因

後來有雜學有家亂真余曰道學以別之後

人又厭忌道學之密心術之嚴施末俗之人假

一種愚人之術立新奇之說名曰古學孔子古之學者為

○有則一時有無則一時無太極流行其間不以有

無加損有者無之始無者有之終原始反終無

懸空之時又無凝滯之所淑氏兩末談同是作

弄愛惜認得一段形影有時有知對原道不信

孔子古之學者為

佛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
齋以自隨哉此說似粗而精矣

○吾儒亦有佛法上達及天理天堂也下達徇
人欲地獄也

○讀書錄品格高於自省錄然自佐藤子祖之
固胸中之所有不必錄其之發揮出故所後批者
多取非亦一着者也子却重自省錄以就朱書保
有商量也

○言行後集東坡陳后山間宜取黃山谷而

不取之朱子之意難處察示耳

○山谷雖形狀周子最妙畢竟不知道只左

祖東坡而已其狀周子亦殆如非諸其
解者詳釋遺之句歟

○讀書錄夏朱子語錄有未定說不欲學子者讀

之是何必然既有章句集議定規何夏未定說且

於文義少章矣揮道理者皆有益于學者朱子

固程張及明人之說

○與恭節

人志于學十分善事身不必有差左過亦十分善

人當貴真羨禛揚之矣而人不當不權之反詆之
是逆勢也然於平等則不足掛齒牙獨家長
輩如受乃誰不愛其志哉又何不勤其心哉於
受隱默自晦非識量者孰能之之人苟知其
間乃須盡心循理凡百謙且簡而可也然樹影
積之千內者自不能奮於外是陽為陰具蔽
者勢轉然之聲亦自然之理耳然一時爾爾
如此激之來既而天氣爽快人心亦自適且於之
看取之乃奪激者勵志之機而爽快者會理

之時亦逆中幸也宜更以和緩涵養之讀書
味其義或交事觀其理或出望遠山或起步
月明微醺足以散思嗜茶足以抑氣觸
如莫不快樂且之從逆而之順凡轉禍為福多
斯意也
○人情怨天尤人之意少尤人者常多然必竟其一
事尤人之至怨天遇不遇猶人輕律與多病已身
多病何尤人然不遇即尤人之意生可悲夫
○自始生至終死此身為已物不干他人之事

真知學之為地萬事不以此動心

○學如食者必飽教人有客即又進饌進饌在我飽在彼然我善可令飽彼

○四書或問批畧目錄為後生便覽且記上卷

上卷道体凡六十四條

中卷人倫凡百三十九條

父子初條以下

君臣臣之不可無君條以下

治体終已以敬條以下

下卷為學凡三百十七條

為學初條以下

致知問心之為物其所及之條以下

存養道者寧性而已性無不有條以下

治法是心足以王者條以下

政事張敬夫曰周公以叔父條以下

夫婦夫婦之際隱微條以下

長幼家欲殺舜條以下

朋友朋友之會條以下

克己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條以下

出如

先王之禮未仕者條以下

教學

古之聖人致誠心條以下

警戒

古之聖人具兢業條以下

異端

孔子當時所謂異端條以下

聖賢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條以下

右編集之意既具序文篇次之細目亦跋語
中及之編在大抵承上起下者特多但選拔
之不精切雖可以卜予學之陋而於大賢

之事則固不有所加損乃不自量以此與天亦

後世尊朱子倡道學者共之耳

○不娶同姓此適量固所明夫婦之別然其本出

長幼之序于此意人多不見出

○子惡實由父訓戒之不密不可免罪而子惡不

連及父父惡固雖可熟諫然亦所難及如無罪能

而父惡連及子且之天地上下之分也

○小學敬身曰心術孟子首篇曰仁術皆無

所為而然之術術豈多哉有所為而為謂之

霸術其術百方不一故謂之數今日之術數術
出于二故曰心術出不忍之心故曰仁術

○與蔡節

大原嚴禁絕圍棋專用功於此學甚佳深今
日初死心成緒之機在此一事又足以大慰叔父
之念者可謂可貴而在恭節則不然此戲
父兄所大意者今一切絕之恐失其權心時或
待父兄對手何不可哉如君及間就亦師習之則
豈以學耆之為哉亦英雄之所耻耳今日且不問

是

高低不論巧拙置勝負於度外專意於存
友以為之却成至高之舉如簡兮先生於詩歌
何在可議哉但汝父兄以大父舊為高手以此充天
事因緣甚可笑不啻遺識者笑也正足以令
大父大息泉下也昔年大父六十之年挾策遠來
與信外起迂齋客館誠為忘年交時大父以酒
謹信信以棋嘲大父然大父每言心學後固
度之大父迥然一偉人有大識度故不以世議之
於孫子而豈樂孫子屑於此哉此如抑揚

張弛在^如其節巧變^如若絕之之嚴致父兄
之激怒若專以此^如誦父兄之意^如先父亦近者
明人以常人視之亦似愚其父此尤可用心徐仲車者
正直之人然待其母為兒戲或謳歌以諛之
此不必取其事^而當論其心也孟子仁之實事親是
也義之實從兄立也^如集註油然而自主暢茂條達及
良心真切知明守固節安樂深凡此數文字子道
字大根本於^其之熟玩体認不特可解家裏紛
論於^其全体長一格價耳此書令^其老父讀之亦

可也亦敬父之一事也

○今夕偶讀孟子人樂有賢父兄立早有感
因言父猶師兄猶友呂榮公曰內無賢父兄
外無嚴師友無能成才者誠哉又因言內有
賢父兄猶小學外有嚴師友猶大學子苟人
兼有斯二者則猶生三代之世可謂大幸矣
如信者實兼有此二者而今尚孤負師友父
兄之恩氣質難受人欲難言誠哉
十月十日
○吾常思^其不及^其辭文清近不及^其孝子善

者在太極圖解

○俗學守家語與論語均以為無德必為是恐喜其間有不醇粹者為已門地

○家語跋斥禮記為家語解免者甚有義我謂矣

○夫子一時對哀公問政就此一章足以至聖人足以復三代其功愈堯舜於是亦見其端明道大事亦王佐亞聖

較

○有天德可以語王道篤恭天下平也故其民皞皞如也霸者水煎火仁義以灌百姓故其民驩

如也

○不相知者雖終日同知亦不知也讀書續錄人不能受言

者不可妄與一言上知道則言自簡也以非道不敢

言也上今朝偶讀之有感頗如得活計

○王者如愛已赤子霸者如保隣赤子其跡無不可者但其道其心無本

○如匹友村士字井二氏任學如循吏於律人雖甚謹嚴無餘味無餘地至如柳田義道尊重各教主張

古礼亦死法

〇語類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須
 有所傳授渠是陸說如溫公凍水記開載陸說事是箇
 篤實長厚在人九十四〇信謂此讀書錄朱子始謂周
 子不歸師傳默契道妙及覆論止周子事狀則引張忠
 定言心事有陰陽之說疑其所傳之有端緒與初
 說不同續錄信謂朱子說周子之學各有所當非初說不
 同也二程之於周子謂受學於周茂叔又言求諸
 六經得之况周子有所傳授其默契道妙者豈陸
 說等豈所有於其功哉

優

〇學者過失責督之終止歸於不恭而已者則
 至見絕於聖門者耳絕好名絕愛官爵絕貪
 財利此三者毫末有之聖賢投藥匕以為難醫
 矣可不思哉可不思哉

〇父子兄弟不相和猶魚之醉水然不可言其不
 可死也非水中之物也離水即死天命之謂性
 性者仁義也仁之害又事親且之也義之害從兄是
 也且乃與活潑地佛欲絕之終不活乃認死
 法為識心見性添精神鬼鬼之以為活

真寶

二七

猶枯魚腹中家活魚其動者非枯魚

○佛金体大要魚之起居陸上者皆妖也

○温公謂之無學即臨六梅也然也正焉得剛之

語音朱子以知仁勇許温公又謂謂學問此謂

通古今非謂非謂子所稱然不敢近思錄是大學之想也

○浩天唐絕學何必為說童子韓子避之

○夫子而下至宋諸先生有別色唐皇曰管

仲小器曰温公七子不為小学者言之

○與鶴里長

昨來訪有言醉中感美身勇之術因以哲異信

子路好勇故問強死好但此本自有

定論須求聖賢之言先以論語格也慈章

為依執更考之近思錄存美克已誓戒三

篇而可也抑大學格致孟子知言既在君初不

則非禮之礼非義之義認矣過差不服物客

得何有浩然之終身之恕

尚有誤者則格致之不豫大學或非

且所論鴻門之會不以論項羽美公安及不否

此

悔

此時只管愛嗜之壯而已此自然之機也
 非羽懼嗜矣快之於嗜也近時田泉外治獄其狀自直有氣堅者
 雖大罪不實有憤之意聞之其更家者猶漢高欲之如意喜者已但至核下
 之敗則雖其歌辭亦家朱子叔之楚辭之編
 乃真聖賢臨終之心也豈當天淵李斯狗兒之數亦同
 此夫子所以有吾未見剛者之歎而孟子之
 浩然美人氣所以異於管子以下北宮孟施
 舍也老兄字日新不必專講書終苟有感於此
 等事則謹求之孔孟之言何必論力二

着之人先君容公射壘古希一味勵志斯
 學觀其用功乃至問至約體驗性情上不
 費言語有樂意尤可以為晚學之方也老兄
 又言聞美良勇之談心快爽思過半至天道
 性命之說則芒不通此言何謂也程子云子
 子去其中矣揮出浩然之氣薛文清因觀
 八卦大極口云此浩然之氣二公之言如此
 哉昨方就食不敢面陳因錄思內左右試

○成東安井武

舊字和田義丹嘗見先君子

朴實敦厚其

父嘗為染工助其產時置大瓶貯盥手亦

舍染事今既四十年思父不敢改瓶在故知又後

生質疑時或詰難之乃言師說如此不敢改今自奉

節從訓門人之會反語及之予亦嘗面識之此

老蓋殆八十古人素履尤可稱昔韓康伯隱居

几曰若易之何以見吉物又宋哲宗舊與卓子且之父多

用衣皆思親之至心如植田成章紙信筆加翁

曰師說者差吾感師共誤且之信師之至心非

如後生少年輕薄之徒也因書言戒學者

○朱子何以至今申為宜之哉但使朱子為之則法或

有三取介甫者耳何必一如温公哉薛文清所論

固好笑見語言然未足并劉之言也

○今董取林中苟有一人立心於佛當年初矣

且之如何云者乃佛者也楊龜山曰今之學者不

知學成要何用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語見三

子傳心錄學者今聞之而矣亦乃亦可望

○能脫名利兩關又不迷死生之道乃曰之學

成用曰之關道

皆實事也

○一學者稱揚先君子抑佐藤子先君終身不絕友部佐藤子

聞齊人之先君子聞之太息

○吾黨陰主神道者必以細羽若林為依歸

曰淺見家規模大似佐藤此事上皮膚具沈

童咸望任道自信者固偉矣而竊觀佐藤子知

洞見道体量如河海又精密孰能知其規模之

大哉吾儒規模非文辭事業之謂也

觀

○先君子善言德行信如侍膝下聞妙談諸

先賢誠如同世同堂至佐藤子之事尤熟聞

之其清和潤沃曲盡君子盈溢之德風尚心羽仁美

忠信不離於心之頌讚一仁者哉之嗜大足以證其

趣豈區區謹意之徒所能窺哉

○顏子克復二項之功夫今日學者則克復之前

有二項知仁之名義一也認仁之意思一也然後

用力於克復乃四項也

○浩然之氣活夜太極

○太極曰猶人之身口中都太極身上都浩氣

○浩然之氣即道義之真精道義即太極

○視聽思慮動作氣也具此理也理即

道義我乃太極動以天乃太極之動靜天地剛

大之正氣

○理不懸空浩然之氣大極之盛以上五條

太極圖說

○專言之仁猶閭老偏言之仁一職也因戲云

時詞仁云慈愛和做得何事此仁即偏言

之仁也偏言之仁不能兼義故自有短如或為

義我見輕專言之仁則不然義之斷制亦為

之義我不能有其功為大原也

○讀書錄萃給兄之辟月踰東家墻擗氣女以

并告子食色性也具續上茶以知覺為仁亦其

極弊至此

○高謂當時先君子恐有問佐藤子不問蓋沒後

有遺恨理無言躬也信於父師亦乾五百年後養

○激而進進必驕矣激者逆勢也驕者惡病也然亦不必斥之其衰世之意也波瀾滔中倡此學者須知此意一偏齊生知之甚然然生盛德中行

○今其為生砌下謹戒之不不轉之三代時宅不植之者有四討今彼自然尤可得長封私為五大夫七夫示所報一時之快自王君者論之梁垂五穀須植之右稷廟前與五穀同論今日豪家好植奇木尤喜牡丹菊或蘇鉄之類何益之

有但俗傳蘇鉄實人食之充三日饑人傳說蘇鉄實人享保中青木字士蒙人作琉球芋說大利大民用三四年前幸子采云信近來議論不如至至歲佐藤東四亦云滋蓋指此等之說耳終又不然朱先生亦多如此因書戒同家張諫叔子弟買張諫叔買葉之氏事

○孟子以言話以不言話之說所以散心術之功夫也

○世以宦情失其方正或以醫業得世路或

因產業益樂結學者於是表其志乃色食
之欲反為高非可早厭厭者乎皆溺目前
者耳乃合其氣極之性堪不了蓋其素性
本不加此何況於變化氣所及乎

○无七本義云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信
謂是道体也如秋氏有前有後

○前天地之終即今天地之始今天地之終即後天
地之始推之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後不見其終之
離道常在矣且是吾學事物當然之祖也

○世間記昔東溪語先君子京師有一隱人作時
雨之短句其序有逝者不追來者不拒文
字又書今今今三字此甚有高致

○論孟精義刊行及讀書錄改點恐出錦里必
山本筆之力在網貫十五貫十六年後皆不出姓名不
以後人作一事十分滿意在之家

○大極雖不離陰陽而亦不離陰陽好笑情兮
美目眇兮都認於顏面上何必抉出眼口後
見其巧美之為

○道如朱子而若無事業文章則雖鳩巢子亦恐以朱子為轉退之之下世信朱子者多見其事業之大可謂俗見耳明楊侍郎進讀書錄於上云本朝儒書無先于此可謂有見如吾黨有學奉靖獻遺言過觀藏錄者或有之不及楊侍郎之見者也

○二三百來誦論語曾無所發明唯頓首百拜覺無所適罪因想吾父師有別傳先君子初年有模並正固者曾津眼醫此人從先君又

見佐藤三宅二先生有高見易我世間先君每訓云不要多說專把字而一篇身點撥此信未生以前事曾所歲得唐考明孝子善誘導頌向前先師時推賞且曰謹執下復學而一信別無法信今過半百既之年始知吾父師之學有處見隱求子信九歲而已然定其與語而巳然定其與語父師同道之別

○孔子云焉用佞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言意相表裏

○筮短龜長猶言絲不如竹

○昨夜誦論語今朝讀左傳不覺失笑云何得似呂家政耶所願在延平雖綱窮於此平不取也

○恭即答言恭遠問未元二字曰常人放心謂

謂之境未元死恭即此言尤好看頌朱子

敗夫賤奴不能無此時節見文集答書但此時昏蔽

而不得謂未元之中何以為天下大本哉然常人終日所

為過差皆自此昏蔽邪塞之體而出即為象無

之大本須知體用動靜者天道自然之機而不以聖凡

有人力別也俗儒自不及體察自家心上之學事以作用

之說為非聖人之道是即百姓日用不知者耳

○佐藤子云時既過乃省乃時即其未元之時自體驗在之言如此簡當

○觀市井之間雖無常產而相共易財交十通以成一家從旁觀者言是也疑然一大富家

也然其實非常產如家語荀子禮記是也何宗何支不足紙信者耳他荀子則一家也

○今日柳田求訃至佐藤莊生書訃告同字凋喪吾道日孤仰屋長歎息此人亦迫於

一里人尤可惜書之叙情十月念七日人定鐘記

由此術也

之學

○王陽明其本出叔氏其術用老氏

○薛文清精於性理故或舉莊周之言純於主靜故或稱老聃之語皆卓絕之見所以見老莊之似而非也皆所論彼也陽明終為己有

○賜貨殖集註程子云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之矣信謂聞性與天道者自不能為之若或為之乃聞性與天道非實聞之之到矣

○女巫述君之怨悔誣語愚夫愚婦相涕泣感

傷之具固去也然就此可識感格之理鬼神之

情狀又如人逢亡兒忌辰與學士大夫語則追悼

之意為之散美乳母舊借地軍舉往日之事所

不覺哀悼流淚如在初沒者氣為之主也故

思笑語思志意所以具所齊者也若謂逝者

如此道休也乃冷

○徂徠以吾黨論矣王陽明之說伐吾黨可

謂疎矣

○六經亦文辭也文載道五峯江河之渡善喻也

文者道之媒也。有德者必有言，出自然故有自然音。鄭音節矣。是即文也。故周子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七字出千家語退之因文喻道，徂徠因文誤字，不可不審，不可不愜。

○以辭迎意，神書矣。月令詩經，拔乎其意也。

○譬言吸煙草，如含其煙，向人鼻，深吹之，可謂親切也。然不能偏觀，悉識之。夫子云五言無聲，

乎爾。况百姓日用不知者乎。佛徒云柳綠花

紅，俗儒爭及彼，見影子，故俯而就，而今提

耳，教不倦也。然不知之何者，末如之何也。已矣。

○曰：聖賢則如難企及，曰：任道則似堪任。是

吾黨之志，心之端的。無不在其位則不然，其政之意則不然，其意

非聖賢則不能任道也。何則，不有於己也。學者勿

為易而驕，為難而阻。故士希賢藝而後已，可謂任

道餘非所預耳。但平日飲食男女之間，尤難矣。

學者苟存擔當之意於茲，則伊尹之志，即顏子之學也。

○叔氏謂本來則如高，謂未來則如卑，然皆

一見也曰兩末者無道其情也吾儒則無先後
無間斷故夫子云吾此心

○性道之出於天人知之教則以為聖人制作
出來是其實不性道之出于天也性道教皆
天也為學即所以學道体也

○品節之謂教者曰以止之之謂也春木
不刺天^州草又^{不定}地^良之品也即也

○學而隼註不曰愠怒也而曰忿怒意所以頌揚
德之^春深長也憲問隼註不曰忿恨也而曰忿

恨所以審量數賊之情者明白也

○無定見故馳異學然雖異學亦有一路
徑故喜而赴之然墜大澤

○夫子明齊桓晉文正譎之分自具品操
天下後世之人不能遁于此亦陰陽之分耳
漢高唐宗亦然老佛亦然

○吾雖以五十年來經歷然不切人情之事雖千
百遍歷之不認得至切人情則至末瑣細亦一歷之
則無不了之近在田間三周歲未嘗數夜

知得民間事情故喜善者以此也怒善者亦以此也
然亦老子所謂深察遠死者非耶默最妙也有
感而記

○朱子之學本於窮格功夫煩美宜早下瑣細而
後學倡之者皆嚴心術高峻門風王氏之術專於
心地功夫簡矣宜高妙奇絕而後學和之者皆
緩學規陸沈俗流和書及之倡讀集義

○王氏之學出乎佛故似高而投俗故是兩宋之學
○友所以輔仁故事大夫賢者友其士仁者所以為

為仁之實為仁由己仁已由久哉由人輔仁乃亦無內
外遠近

○今而追想先君子必接舊印知門人答遠近也
書疏及講書於君前叙禮於親戚之狀誠曾點
之氣烈父充洒落之人也予當年作行實未及之
先師一動一止都據道義其自得之無此象
息甚裕也下上

○夫子誅正火仰正年五十六至卒前一年十聖
齒安七十二歲亦沐浴朝請陳恒矣雖則不

復甚矣見周公然志氣不衰可知乃尚公羽所謂聖人運身都是道心者耳

朱子論誅少正卯者非疑聖人誅之蓋謂恐

不如家語荀子所稱焉耳果如二書所舉則告顏

子亦當曰誅佞人何以曰遠耶想少正卯別有

顯然罪過犯五刑者二書好奇故云然但其

足以為敬言者也

○貝原氏以該博成家然其心術正矣能泯代以心地成各然其心術未易識矣

○訂齋先生以十月七日卒新發田佐藤尚

義以書訃告十一月七日茲至焉今夕小子

恭節為大原氏子弟講小學課日也以恭節

嘗謂先生觀感德容於一室間敬為愕尤切因

請於今夕講會叙弔意予云不然恭節

為友人講書足以慰先生未妨與人談道美

恭節即行既而独坐又讀尚義書書及此道

孤独有幸田道信此固不敢當然又再思之

固未可此責只復難當之矣病源何在吾

固未可此責只復難當之矣病源何在吾

心未純信信知之信未能信之吁難矣哉
○學者相語稱先生可知不問而為安定矣為
安定則不欲之矣但獨願言新安田板倉弘
毅佐藤東西正為訂羽門人此二子苟不
問而可小為公羽之力子則必死不亡其後
使二子從莊于京師者亦可謂明也矣乃道
學堂中事業且以為公羽之功耳道學堂三
字大字書之其義信當則竊此大字及之
是與天下万世共之先月今日羽卒信命

賈

亦未易知書之賈板倉佐藤二子之信
之所以吊也也
○以佐藤子為指南乃朱子本旨可得矣朱子
全書浩渺若就全書求之則難得也反
為世俗朱子學云者耳佐藤子備于觀
藏錄從事于斯可得朱子正意佐藤子
終身人業善會朱子之意善以朱子
之言為本邦之善訂之計使
於由之示大示其於以共少即

○訂翁有功於其師大於吾父師何則尚齋先生
學德事業全備矣故門人散在四方者或
就平俗者亦有之將所見尤高卓然不與俗
浮沈使學者有興起依據者其功最火如吾
父師則佐藤子之道故峻絕故父師終身述之
他同門多依父師立矣

○訂翁初見尚齋未詳年所而據尚齋語錄則以
享保壬寅託始此時年二十四既卓絕矣自且至
今年講學者中間實六十三未嘗一日廢也年壽可康寧

之福道德者又將一人也翁十四時從淺井乃右末郎此
人仕三條八公翁嘗言
○不惑明乎當然知天命明乎所以耳順則都
無二者矣答茶

○丘之好學則志學章且也上同

○要之都且之耳順耳順但已前有等次上同

○如已弟罹心風之疾惡之而已護之而已
何怒之有何嫉之有舜之於象蓋如此由之
觀之聖人之心吾固有之

○伏羲之時有卦畫而無合法何以為用也

蓋當世人朴事簡譬如與龍吟心接搖手
則為否領則為可觀卦象或風可以動或水
可以止乃可以足備朴人簡事之用焉耳批須原
○歐陽永叔不信祥瑞袁機仲不樂易依傲河
圖其心一也似高而却未至者也

○不欲以愛之理為仁不滿以生物為天
地之心不喜以文武之道為禮樂制度不肯以易
為卜筮之書其意思一也似大而却未至者也
○吾字至難天似高而未至似大而未

足故曰在格物而致知格彼物即致
吾知彼吾相資故曰即非格物則不得致知故
有而字予語予解如此以上三

○橫圖兩儀只使兩儀即至六十四亦即此
兩儀為六十四之初又終始只一兩儀猶有二天
一婦只是一夫婦即生子生孫生曾孫生玄
孫亦即此夫婦為玄孫之高祖父母始終
只一夫婦取譬言叙言則似有次序然圖之狀則
既是兩儀即六十四卦初爻既是四象即六十四卦

之二又餘皆幼之亦效哉

○易中十九爻卦辟言如人家子既生後人視之謂此兒鼻雖口似父此自父來耳與目似母此自母來風姿似祖吐音似兄此亦自祖皆就生後漸長之特品題之未生以前何嘗有此狀來

○遷怒不當遷於甲乙之人吾未與人接之前火怒頓起於自箇身上之事總一怒遷為餘怒殆至表心是固各有偏重如如予尤多怒但舊句知草不必謂予多暴怒者乃予巧言令色之欺人

也江戶一箇人評予云識變又為念心所覺此商豈達者哉人情於所輕勿念者遺失故商人察吾隙持吾心也

○雪月風花快適于我是條湯和飲之辰也暮春黎明季秋夕暉更可以入也僻居後最適

○君賀六宴之日臣下下父母之忌辰乃出侍其官也固可辭然君所如無關事則託疾不出亦可也雖似欺君而孝可以後君乃義也亦禮也孝至德要道也但又能較其輕重為之可謂知矣

○古人云樂為男子誠哉婦人至如月事乃子娠
令男子知之不能堪之婦人安靜都不為慮亦不
無墮物大情然也其安達濁故耳

○象物之理吾心之知相待相資是格致自然之
功夫教之出于天者也然要之吾心之知依舊在
地中人領心教者為多矣於是王陽明新奇
之妄說多適人心為害口不細

○因偶追想先妣記故嫂者富山甘潘士之女兄弟
十人皆死嫂獨存歎人及古希納外姓為嗣卒致仕

後三四年嗣子以公命却手家遷其邑先妣喜新婦表
先親哀泣為經營乃請留老親於江陰陶鑄事成
室於迂齋後令其老父母居之饋美良篤至所費亦
頗多皆出于先妣笑然未嘗見其有德色也蓋不
社古之賢女者歟

○合孔孟為一是程朱得道之大端孔子溫潤
在孟子孟子必其哉在孔子

○往古以來無不尊孔子者至孟子則或尊或
否是道之所以不明也後世無不尊明道者至

伊川則或信或否是學之所以不傳也

○漢儒雖無見道之眼力却能解經語故程朱亦多據之陸王二代雖有卓絕之見却誤聖人之學夫子曰尚猶不及信哉

○董子韓子生漢唐絕學中而卓然者也可與溫公出又道學林中而曾無學者也董子正明義道與孟子行法侯命同符韓子軻死不得信以孟子為道統故又以為求見聖人之道自孟子而始矣溫公疑孟子不知大學格物為始教

其所以為無學者職此之由也。○學則無之

○溫公誠實似聖人楊雄欲似孔子作法言此

論語著大去擬易經溫公信雄如神明注法

言以仿學者雄仕漢賊新莽曾不知其非蓋

以聖人自知也故朱子綱目莽大夫楊雄死是

春秋筆也溫公不知此義故以魏為正統

○舍人翁翽野嶠樂瞻有識在平生言語如

不知者每能服人嘗在先君子坐謝會人乎東

溪維烟云彼茂卿亦復誑中庸之言曰邦東

溪云固也。告人含笑云。吾得聞矣。物歸而
信中有則。可畏。誠中庸乃其真。程朱亦不
畏者。願諸老先生皆稱善。此三十年前事。今
夕誦中庸有感。因記之。

○吾友多專尚躬行。故務渾厚。尚躬行。須克已。
致而欲至。仁心之極。故以圓。又欲張事業。故務要小。
較無循。為得百事務渾厚。又欲張事業。故務要小。
成投俗情。二者皆由心術不謹。嚴也。

○不講雜書。課會不及。史傳吾有所受。
且吾社中。嚴峻師道。詳見迂齋行實。至吾

取
徒

一人。他者則不必在此。眼小學中既云但始約中門
博然約。是朱子定法。大宜谷一老人來議。同德之
人講神書及寫書。其議

昔因書
上二條亦同

○能欲張事業。故以不取。同姓之禮。及三年
之喪。為不可也。自俗儒論之。則可謂通識。附知
孰通。事務也。信。獨以為古之難復。禮之難行。
固可從時。但此二者。勿以禮數視之。其良心
之所根。亦見有自然之機。餘從時可也。此二
者。試思之。自然之機。亦有不可已者。三年之

表始死一淚之久也不娶同姓亦無淫婦妹
之遠也此心根人心謂之良心謹禮則雖西人
自不得泯滅之態况學王侯之學而如此是欲
張事業故投俗可善良心也蓋王帛之謂
矣哉王氏亦移對竹之心追亡配去意齊之始
固不及表中威再娶亦事可謂善良心也故
不務格致而貴心知者終墜作用是性愛欲
時用是亦不真入象生渡在爾

○欲周徧者要言直道矣鳩巢東溪再嫁說

然而

大害言我也以二子文章通暢雖尚心將之嚴
而遠容詠於其間不得者文之宜言直道至此哉
文亦義之賦也

○與恭節

韞藏錄終業以始節要甚慰心甚慰李子良
溪論語尚有決科之節節要絕無此慮心之
意吾嘗思用意立心之才一以省也笑吾於韞
藏錄亦於今日恭節為押提講論語與訓
明人又三木夜會解小學此二事為吾學左

講

要約之業然有貴公子于茲聞恭節之能講
四書小學因欲充侍講且之可以四書小學
得祿也乃得祿之媒也至如韞藏錄則不知為
何書又不審佐藤子為何人而於已得益萬乃
何大業及知之又決無乃方決科之弊矣此
似吾學以篤志之一大事苟非其人則不啻以談
道如教者中村之人僥幸小東之計非佐藤子
講學之勸策適以子之標的耳

○官有海屈原在楚隨乎人之甘於變隨

幸

不

乎大凡學者習合之徒皆非隨也

○予菴中常埋炭火於石炉不問春夏秋冬每日

味爽以炭六七斗添益備一日黃昏又添如朝

以充一夜因約尺旦夜長短宜其日與冬夜

同而不然冬夜則以炭多夏夜則以炭少

夜則太多以冬夜炭竟其日雖不足茲知夜

者至陰用事也萬物屏息雖火亦沈靜陰靜

中庸鬼神章引不示義孔子之言語之是涵卦
之意也

○人能擴克父母始死涕泣乃三年之喪自可執矣
人能擴克無淫吾姊妹之心乃不娶同姓之礼自
可行矣是良心昭著非自外制之也

○觀今日學者定似婦人女子出行治裝甚費乃
今朝讀貴書上蔡記憶平日語之部有感因記

○程子論禪云其學善道見上蔡記憶

○南天燭此誠羨干珊瑚珠矣然人惡之
不如赤珠者乃非目欲色之本然好貨之貪心也

○堯舜不傳其子湯武放伐其君老聃蓋
以為已甚經權者中庸之理凡異端之所不會
也伯夷若知中庸則自有別作用伯夷微退
一步但其心仁也老氏自愛其心自無

○老氏未嘗論人如家語史記所載謂孔子之語

著乃刻莊子多論人漸露手足莊子以為淡
之老氏心孔子之需說礼物曲故也乃不室其
恬淡無為之術

○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誠自成

道自道此處相似

商蘭中之

○視美女精粧如看^有流^者充乃能物^人錢之為

言自^有水酒泉^者不通有于已則穢也男女之欲實

贊天地之化也^能總淫則非也人^意適于雪月

風比則^也本心矣漸可以與適道也萬物有^如

○天地位^也子致其孝父母安堵^也子致其弟

兄弟得^也命蓋天地萬物本吾一体父子兄弟

一体親切^也

○山崎佐藤三宅三君子學識其最好^也不從已

之氣質上立論也先君子亦然

○淺見野田永井三先生自見尤堅固不輒轉

朱

之學

○鳩巢愈溫公者有大學新疏也

○溫公在孟子之時為宰相視孟子猶范文正不用

石介也與揚雄同時相共仕新^也其女也在唐朝則

與王魏俯仰不自知也學不可不講也

○俗謂^也蘇樹為^也江^也聖人鳩巢又評之云本

邦無可間然者^也此人也可謂與俗見同也程

子論許勃云豈有如此聖人

○楊龜山所謂一編之體要朱子所謂要領
同言天中之性也而於二十章則曰所謂誠者實
此篇之樞紐也何宗何族誠即天中之性也
○朱子評過公云有學問是對自餘諸名臣
不讀其書之人而言也凡曰有者外之之辭子
產有君子之道同豈曰伊尹周公有君子之
道哉豈曰見周程張子有學問此者文字
之眼九之學友敦敦子每不喜以溫公為無

學云若有朱子以溫公為無學之語其示
吾許有後生未得其語而證之予云不妨
朱語有無自吾裁斷而可也因出有學問之
語以證無學之知矣嗚呼溫公誠聖人也七
百餘年之後有何怨誰之道學之任所不
得已也先君子沒今守餘守門人漸失其
真美吾豈好非哉五矣

○聞道學事業朱子後一人也佐藤子字
識愈于其師矣

雖未嘗許可而有撫息及夜之子無私天心亦

然然不可謂之善事天也

○王荆公之學誤天下故程朱皆極其之然程朱有時或荆

公為是是精切溫公所伊川無折荆公勿令上知之

意者尤是精切見劉元承錄

○袁公問政政則九經也然夫子初頭不以九經

九經之前有許是言語而後曰凡治天下國家有九

經孟子告時君亦如此初頭不及政事故以為汗

遠延平及朱子赴是關云今日三綱不正又朱

子以誠意正心為天子進講皆孔孟相傳王佐
之道與世所謂經濟者流異

○程子云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為不達又云退之曰內不足

者急於人知全書誠哉亦是識量

○程子云言是與問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云

言高則言遠辭約則義微全書信平日多言又多文

字尤可省且去年以來文字淺溫公者多矣

○未究之功夫則本領也本領即本然故章

句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程朱論東漢各節各不同程為學者論之朱為士氣補之一出道義一勸各教

○錢氏事極小是甲川傳得夫子之意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王陽明致知全在止觀

○朱子太極圖解上引說解下批圖推非有作意自不得如此但誠章上下相似

○小學若無大學向上之事乃六誦衍義而足矣本暗美成至買模樣自天命性中手段

○程子云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全書二十四終身反省也

○融會繫辭傳中廣大極口說通言久死可矣就是事業而言

○王陽明論中庸章句禮樂刑政之字曰不是子思本肯此教字與風雨霜露無非教之教同陽明套格物之說故一切及事物者皆不月之復况禮樂刑政者風雨霜露之實最著乎又况風雨霜露無非教之教與循性之道相同何足直指教字面目哉若欲高論不如言良止之美

○生是夫子。宋是百姓如負暄。俗語曰南地何

○學小學者學小學之書如神明視溫公諸

人當如聖人如此而後及大學精義入神之事業美乃

始知向之事業至是會頭悟着精彩如溫公諸

賢亦粗衣。所謂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

○不會格物之義或則一部大學無入如程子云初

學入德之門得其門而入者則格致之事不知得

此目則徒周旋門外而已

○溫公陽明致知似正心

○儒佛之弁其大端格致與迹上也

○凡曰力行者為二後之事行

○戲語朱子即云自僑居於此以來失德有三愛

惜奉養之物如豆三寶一也論溫公與鳩巢居久

二也

○朱子晚論呂東萊只才問人不已誠哉關中張子沒

然也訂公將有功子師門不可勝言矣

○以朱子解教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為不足

者似高而未嘗得者也王氏亦不知羈勒之生由於焉

矣

○尚齋先生難解隱匿後最所任則安王氏之學矣

○好說傳言之仁在之人却無妙肯善會得者偏言之仁乃妙也猶曾下筆本肯者而後夫子大傳之旨大活矣尚翁之謂輕視江表以此也

○國師低并

○好水好山自有吾道學諸老吾父師

○允立言模倣周程及南軒在一則如高十

傲

妙

○趣摸倣朱子退溪在則如平坦吾佐藤

子一言一句出于朱子而所屈固月者獨退溪一人也而高矣此真高明也

○予編聖藏錄三十三年于今矣受讀者誰耶予亦安則不在受讀之列况後生乎

○深知善學唱然人情天理朱夏亦朱子易程語妙

○奴婢有過差則訶乃之亦洋我也訶則懷不平懷不

平則不便於使奴故奴婢過口之差不必訶之其迹似有

識量然其依書計較利害之心非正其美不謀其利之意也吾學如此細密

○假令通經通易今之通經通易者師成百千人材難

多死可者事業也但通大傳中章太極通者書死可也此事業非悟道者則不能故也

○學者無佐藤之手段則不如植田春原守師說今日有無手段

○讀二十篇論語自汗出訣此乃始可謂不

梅聖之語矣

○臨終之承訣淚下亦不妨但吾輩中人之資

更激目即而可也要之欲志不亂而已淚下自然之勢却不害理也平生不脫俗何以保末後一着

出物表哉

○節要序規模舊大心法嚴密且見朱子孔子

以來一人矣此意程門諸子不能見出之是見退溪者朱子以來一人矣故佐藤子冬至文以退溪

為統也自當時頓悟之字事功之流至吾邦

習合之此專皆心法嚴密也

○格致之功夫並心法嚴密也異乎曰不然惟精
惟一執中精之格致非物格知至則不致中和是
所以大中之一法而曾子之一門也

○或問子心法嚴密程曰不見出何也曰於四書
或問論程明知之曰或問論程門有皆文義我差

誤何以解心法嚴密曰文義者躬行門路躬
行者文義之事者實佐程子云認心文義我實
於政矣此意有深意曰程子亦有認文義我實

何曰否非此之謂也程子既曰解經不同不實

矣豈淫先佛倍師說者其本不由認認文義
哉曰然則程門不得道何邪曰不然皆得道矣

但朱子一新後別於是識取
不追不留如宿逆旅而可也公子荆亦

百世之師也

○一年如三年立美有二
趨去見在未都一日在

○越卅五日吾為明道先生之
自謹致知力行究竟之功也

○職分置成敗於度外

○禱晴禱雨在吾職分觀吾誠如何感元在天

○律用一源顯微無間參明以為漏天機如大傳中顯於仁藏於用最妙語至如原始反終只此會計當而已冷看而可也

○文字有地頭活著孟子舜為法於天下章仁字輕者以下文忠字重故也

○以鼓腹暇為父舜之心以文王為父武王

之心一也

○康節欲以數字付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康節不許曰徒長英雄史十八康節語章惇曰以君之材

於吾學頃刻可足但須相從林下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朱子文集五十九無一事乃可相授世宗術

數之流哉陳了翁識益甚矣京於未然亦然

○明道初表伊川作行狀韓持國作墓誌伊川人孫叔曼書曼并見伊文五書中明道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

十月乙酉葬乙酉九月四日也見答楊時書

○會中庸一書乃至心意快活身體輕健

○致知一致之不必後退致中和之致非一致之所

可得必多後退存養章句有而字致知之推因已

知而推之但亦貫通

○中庸序成湯文武為君皋陶伊傅周召為

臣黃與漢高有張蕭唐宗有王魏黃

經濟由心法世王霸之公故九文子書傳序

心子丁序友復

○聖賢雖合說人物要之所至在人故天命

之性遠以人為至二十五章自成自道是道

伴也然亦遠以人為至得秀最為靈與天地並

立為三才故也豈可自輕哉

○訂公再議李浪溪白鹿洞指示不及道伴之全

之說是公羽高見真知然退溪之說依舊為規

之正意矣信因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存朋友有信學者字之而已是即道

伴也故聞齋先生云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

也此之謂也

○歲暮感

屈指幾春秋倏忽尚如童與俗處頗異聞
卷却未同恬前時聰明徒成班自翁途悠
日已長何夕收奇功

雜記

稽信

